

中国诗歌

CHINESE POETRY

主编 阎志



【第11卷】

名家新作
头条诗人
女性诗人
探索频道
实力诗人

季节没有来临 / 黄亚洲
故事在写作中结束 / 湖北青蛙
未删节的 / 南子
写给项羽的十一封情书 / 李清荷
谢克强 苏 浅 王鸣久
王 琰 鲜 圣 亚 楠
姚学礼 尤克利

大学生诗群
外国诗歌
诗词之页
诗人档案
新诗经典

华中农业大学“岛”诗群作品专辑
艾德里安娜·瑞奇诗选
张少林诗选
张新泉代表作选
艾青诗选

2010 11

人民文学出版社

**拒绝广告
谢绝赞助
设立诗界年度最高奖
倡导诗意健康人生
为诗的纯粹而努力**

**阎 志
主 编**

天上的青海

中国诗歌

【第11卷】

2010 11

主 编: 阎 志

常务副主编: 谢克强

副 主 编: 邹建军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 禾 田 原 叶延滨
李 瑛 祁 人 吴思敬
杨 克 张同吾 张清华
邹建军 陆 健 路 也
阎 志 屠 岸 谢 冕
谢克强 韩作荣 雷抒雁

发稿编辑: 刘 蔚 熊 曼 朱 妍

美术编辑: 叶芹云

编辑: 《中国诗歌》编辑部

地址: 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

第一企业社区卓尔大厦

邮编: 430312

电话: (027) 61883208

传真: (027) 61881777

投稿邮箱: zailsg@163.com

目 录

004-015

头条诗人

005 故事在写作中结束(组诗)

湖北青蛙

014 在时间中的前进与后退

湖北青蛙

016-019

名家新作

017 季节没有来临(组诗)

黄亚洲

020-033

原创阵地

021 带着热爱风的心热爱此生(组诗)

旧海棠

022 她沏上一壶新茶(外二首)

阿 九

023 爱(外二首)

一山啮果

023 命运(外二首)

扎 西

024 穿针引线(外二首)

见 君

025 写给一个病中的孩子(外二首)

波希米亚人

025 秋天(外二首)

逐 歌

026 和谐(外二首)

兰亭闲客

027 如果是樱花(外二首)

麦 朵

027 慢愁书(外二首)

温经天

028 嫩江路上的那只鸟(外二首)

浦君芝

029 告别(外二首)

陈小素

030 山里意象: 松针上的绿(外一首)

郑 敏

031 第三条道路(外二首)

张晓润

031 十年后(外二首)

远山微云

032 城市一天(外一首)

今天若歌

034-058

实力诗人

035 谢克强的诗

038 苏浅的诗

041 王鸣久的诗

044 王琰的诗

047 鲜圣的诗

050 亚楠的诗

053 姚学礼的诗

056 尤克利的诗

059-065

诗人访谈

060 诗人的故乡与诗中的自然山水

高 凯 邹建军

066-072

女性诗人

067 未删节的(组诗)

南 子

071 这里那里

南 子

073-078

探索频道

074 写给项羽的十一封情书(组诗)

李清荷

079-088

大学生诗群

华中农业大学“岛”诗群作品专辑

李红澄 陈道尧 田 坚 苏 华 陈友鑫 陈依诺
张明硕 曹林海 柴 源 杨 旸 鲍学群 张晓芸

089-094

中国诗选

王妍丁 高亚斌 陈义海 李小洛 白 频 徐南鹏
默 默 郁 郁 子 川 叶 辉 陈景兰 李建春

095-098

爱情诗页

096 小七 唐亚琼
097 非美景 (组诗) 老 秋
098 春天总是美好 (组诗) 红 土

099-105

散文诗章

100 在高原 (四章) 陈劲松
102 嘴唇上的河流 (十章) 司 舜
104 情人柏 (八章) 向天笑

106-107

诗词之页

107 张少林诗选

108-119

外国诗歌

109 艾德里安娜·瑞奇诗选 颜红菲 译
115 沉船的探索者 颜红菲 编译

120-131

诗人档案

121 张新泉代表作选
125 民间和声与生存暖意 燎 原

132-144

新诗经典

133 艾青诗选
138 痛苦的人生与极美的诗篇 杜雪琴

145-152

天下文章

146 土尘聚散的路上 第广龙

153-156

诗学观点

153 诗学观点 周钢山 辑

封面彩图——《中国书画百家·赖少其·雨足暝色》

本期插图选自卡米耶·毕沙罗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上的青海 / 谢克强等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中国诗歌 / 阎志主编)

ISBN 978-7-02-008347-3

I. ①天… II. ①谢…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27 ②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4185 号

责任编辑:王清平
装帧设计:海 岛
责任校对:王清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武钢实业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张 9.75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347-3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头条诗人

TOU TIAO SHI REN

005 故事在写作中结束（组诗） / 湖北青蛙

014 在时间中的前进与后退 / 湖北青蛙



故事在写作中结束

·组诗·

□ 湖北青蛙

在与瓦镇有关的日子

跟外婆一起去瓦镇

上船的时候，水面上有许多蜻蜓
练后空翻

远处房子正在变黑，会飞的昆虫们聚集到
了马灯周围。

一边唱着什么歌，一边拍着我的后背
这是某年月的年轻外婆
这是某年月的河水，在月色下换着花样。

艄公摇着橹，橹声显得很旧
一副在梦中的样子
而我在梦中，也就到了桨声灯影里的瓦
镇。

瓦 镇

瓦镇由一些石拱桥，和一湾溜房子组成

中间走船，两边走骡马
一头脚猪也被一条柳枝追赶着，哼哼啊啊
晃在街上。

我听见打铁的声音，一锤大
一锤小，一锤重一锤轻
顺着声音，我没能找到铁匠铺的火星。

也有纺锤的声音，一锤声长
一锤声短
仿佛有人在问棉花：姑娘，可不可以，我
变重，你变轻。

有卖箩筐的人，箩筐高过了他自己
有挑魔芋走路的人，眼瞅街市里的媳妇多
如水田里的蛤蟆
扁担吱呀吱呀响过头了。

有百货店，若干人等挤来挤去
可能是买麻糖
也可能是给像外婆家不生蛋的小婶婶那样
的女人买花布。

有天象，免费观看。有猴儿
套着颈圈，拿一顶破帽讨钱
世上的人，待会儿我慢慢认识。

地主家

福贵是最早到我脑子里来的
他这样上年纪的长工
主人家对他好，让他穿白褂，留八字胡。

这屋子开着几间？我数不出来
由长妈妈领着，一直往里走。跟外婆一样
她裹着一双小脚。

有鲜花说不上名字，有石头
怪，流出水来
有枇杷树高大，有芭蕉叶忽高忽低，上面
吹过阵风。

有稀疏的细竹，在长廊的窗前摇晃
有一位小姐姐
笑意盈盈，小嘴，白衫，梳着羊角辫。

瓦镇有时是一个热闹的场所

突然人就多了起来。叫卖声不绝
那些父亲打扮的人
今天是不是不种地了，来到街上吃碗面条

小姐姐叫璇儿，小姐姐说
她看到的书上编了一千零一个故事
可以讲给我听听

她说马可波罗来过这儿，游记里
他当上了朝官
记下这里那里的繁华，把一本书寄到外国
去了

她说，你看货郎摊上的小玩艺多好看啦
我买个孙悟空送你，但你改天

也得送我一样东西

她说我们吃碗凉粉吧，是坐着吃
还是走着吃
我们石头剪刀布决定

墙角边的桑葚树

因为吃桑葚，所以我记得是茂密的夏天
夕阳西下，天边涌起
薄薄的云烟

我说姐姐，我们去吃桑葚吧
我摘给你吃
两个小人儿在小巷子里，手拉着手儿

翻过墙头，偷偷爬上树杈，为姐姐折下树
枝
向她抛落那小小的果实
并染红她的小口，与牙齿

她的月白小衫不干净了，她的小手酱紫
被她姆妈牵着，打了一通
而我听见她姆妈叫骂着我，是一名穷鬼的
野孩子

那些河里的船

拍子一打，一声寒笛，一轮琵琶
软软的曲子
就在夜间的台子上唱起来了

那些河里的船，有的顺水流走
有的靠在岸边
听那远处的拍子打在心间

假如我是一支笛子，我会唱给姐姐听的
但会随着船
越漂越远

假如姐姐认不得我坐的哪只船，我会偷偷
看她在岸边眺望
假如我长大来到瓦镇，为着见姐姐
假装卖一筐萝卜干

那些河里的船，在梦里摇向瓦镇
也有的船，在瓦镇睡意绵绵
于无形中飘散

外婆要走了

福贵站在一旁，抹着眼泪
说：大小姐
您要常回娘家看一看啦

小姐姐的姆妈，浑身飘过一阵香气。她白
了福贵一眼
拉过我的手，塞一把糖果
给我。

我的那些胡须长长、或西装长衫的远房亲
戚
脸上堆笑，仿佛一下子
有说不尽的言语

吴妈拿着外婆的蓝花包袱
说时辰快到了
……分手，道别，走上人世的殊途

瓦镇的一些模糊背景

月亮在天上走，也在水里走
一个月亮完整干净，一个月亮
揉如碎银

一座座石拱桥，远远退去
闭着眼
仿佛失去的一切在回来

爷伯叔婶姨，我叫不出你们的姓名

假如我是孙悟空
一个筋斗翻到璇儿面前，保准你们不认得

假如我是孙悟空，端坐在瓦镇浮云的上空
看商贾人群散去
惟有墙院里的小姐姐，忽闪着毛茸茸的眼
睛

假如我是孙悟空，我的金箍棒
越来越长，瓦镇的所有人都不敢惹我生气
只有小姐姐唱着歌，会来找我

苏州河往事

苏州河上有一条船

假如我不撑船，船会横在树荫下
像幅水墨画。

假如我坐船头，吹箫，可能是电影导演
把我摆在花红柳绿的前夜。

呼叫船中人无人应答，而一只铁皮炉自顾
自升着炊烟
一准是船中人不以为是在叫他。

那走船的人见到的都是陌生人，熟悉的
惟有上下的码头，与水声。

假如晚霞满天，有人在岸上认出我
那也是我曾于此地，卖出过小鲢鱼五个角
子一斤。

穿过无数个桥孔

辛亥年秋，我虚岁五十八
见到越来越多的先生，从桥头走过，使着
文明棍。

而小姐们脚小，晃着腰肢
高叫姆妈——晚上准备清蒸黄鱼。

一些桥孔高，我站直啰
看见大马路上，飞奔着响铃铛的洋包车。

一些桥孔低，我只得弯腰屈膝
看见吹哨子的头儿，面前跑过一队外国宪兵。

有时我闭着眼，感到船在走
我没动。

有时，我和船都没动
岸上的人物从身外流走，我，无从抓住。

河岸上的原野

有人问，我那个叫忠孝的儿子
哪里来的，他，茫然无知。

漫漫长夜，把自己随便系在哪个码头
仿佛天底下，没有人类，只有自己孤独一人，并因此微微发抖。

那死不见家乡的人，如有水鬼
在船边无风起浪。

那夜风呼啸，恍如逃离故土，或去往故园的人
倒毙于荒郊，而白骨弃，身影起，仍于旷野急急奔走。

忠孝有时起夜，两股颤颤，站于船舷
掏出那萎缩的小鸡鸡，将尿咚咚撒入水中。

如果那时天色微明，有一轮月亮
月亮将会变轻，漾在水里，直至越来越看

不清。

如果有雄鸡唱白，打开收音机
东方红，太阳升，方知我们闹过了革命。

苏州河不在苏州

六十八岁以后，我越活越年轻
摇橹，撑篙，唱起歌来了。

人民公社要我上岸种水稻，我不去宁波
改向吴江，摇啊摇啊。

姜夔带着小红，坐在船头看风景
我们走过了他诗中的几座桥。

范成大这个大地主，家中的戏班子
唱不下去了。

我们翻身做了主人，儿子忠孝
讨了桃香做老婆。他们在床上翻田，说资本主义像鸦片。

我三十八岁那年，一家人吃莲藕，吃树叶
学会了忆苦思甜。

船驾着往深处去

姿色出众的，去了秦淮
琵琶弹得好的，居住在苏州水湄。

拿腔拿调，戴顶毡帽
好像是为了逗笑，留个影。

唉，如若皇军大大的有赏
你要不要把屁帘帽儿戴在头上？

假若革命胜利，你要不要承认
无产阶级无祖国？

倘若我们转向，都变为美国式的脑袋
是不是可以从此多一个拥有普世真理的富
家亲戚？

在苏州河上捉鱼，鱼越来越少
我觉得鱼，享受着可怜的自由主义，
而河水毕竟东流去。

苏州河上的白茜

从来不曾说明，我捞到过一条大鱼
小时候我叫她白茜。

她拿条刀子鱼，问我认得吧？
以为我是个枉走江湖的憨头。

她梳着一条独辫，丢向屁股后头
叫我爸一声大叔。

她对我爸说，我家有只馋猫
不在船上吃鱼，却像要在船上吃人似的。

她穿着蓝布印花袄，跳上岸
说要去上海的学校。

那上海的学校多大啊，她跳着跳着，转眼
变成
白衫黑裙的洋学生，使得我这个小赤佬不
敢上前，相认。

洋学生戏唱得好哇，我看见人群中美国水
兵
挤上前去，跟她说叽里呱啦的洋泾浜英
语。

我将鸭舌帽压低，遮住看向白茜的眼睛
也遮住了苏州河上渐起的，晚间的雾气。

……唉，时光过得飞快，白茜家的船摇向
了哪里？

我长大了，像条捞不上手的小鱼，早从她
家网眼中钻了出去。

在苏州河上撒网

有时是在深夜，有时是在白昼
用竹板敲打船舷。

一深一浅，两种想打瞌睡的寂静
被敲破，并于河面留下泛音。

收起鱼网，看见网眼上的鱼有如秋风中的
补丁
掀了一下，又一下。

婶娘在船尾掌舵，船体拖着长橹
好像一条木鱼，筋疲力尽，慢慢地再无挣
扎的痕迹。

余杭塘上

这曾是我的故国吧，余杭塘上
春风里
走着彩船

那通音律的人，低着头
翻找绢绸
湖面的银两因为黄昏泼墨般来临找不到了

华灯初上，照见的余杭塘上
已是一片陆地
公共汽车上亦同彩船般载着红男绿女

我要说九百年前，我可能怀抱着一只空碗
请月亮下来。也可能破罐子破摔：
找不到酒，找不到酒啊

“九百年后，我途经此地，一时空虚
西湖也不看了，于睡楼翻阅典籍并留意此

中

是否有春风细浪。写作者醉酒之时习惯玩弄把戏”

“我胡乱涂改，要了
笔记中卿卿的性命
(引言部分是为删节)”

三月到江南

今年我已六十三岁。满嘴的胡话
再不能说了。然而
我想念我的小红，想念温柔之乡
从山东辗转，来到长江之边上

摸遍口袋，租住在一户人家的楼台
将长髯剪成短髯
此时我一无所有，把珠帘卷起
面前只有一窗静夜

春寒料峭。若是当年，小红会悄悄为我披一件
玄色长衫。当年她是一只活泼的小老虎
那样的春天煞是好看，我跑遍山丫
和柔软的河滩

春寒料峭。不免在酒中问暖，回忆
过去的江山。身穿黑袍的人
四处窥探，全国人民是否保持
心灵的纯洁

长夜漫漫，水汽氤氲。街巷深处
悬着模糊的灯笼。
我刚过而立之年的房东，习惯暗中撑船
静悄悄，只听得鱼水之欢

六十三岁了。月落乌啼，总记得院子里
桃花开的样子，那年月
写下的诗句。哀伤永远是仔细的，包括她

鼻梁上

一二颗淡淡雀斑，再无处寻觅

当黄昏笼罩在巴基斯坦平原上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比如在巴基斯坦平
原
一群太阳来到棕色的人们中间，像翻找
土豆一样，寻找熟悉的脸庞
一群太阳慢慢剩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太
阳
有些老，已经不那么热，像烤红薯一样
把喜爱的脸蛋从左手，换到右手

在良木缘听歌，喝茶

一边是黑钢琴，一边是怀中的黄吉他
和亚洲女子的长头发。

她说看啦，那时的月亮……窗外灯火辉煌

月亮好像一块白肥皂，已经用光。

她说，城里的月光将什么什么人照亮，当
有一天重逢
我将去哪里，避免一场凄凉。

我想着拉二胡的小姐，和弹琵琶的船娘，
因为音乐
可以将一名古往今来的书生遇上。

我想着我的马力兄弟，摇晃着酒壶一样的
身躯
或许可以倒在马厩里，还以为摸得着他家
的丫鬟，和婆姨。

惟有那个潦倒的君王，陷入沙发中
一言不发，听我们亚洲的姑娘又弹过一

曲，用他听不懂的英语。

惟有那个在姐妹俩床上糊涂到底的君王
满怀愁绪，秋天深了，又写来传唱天下的
词句。

八月十五夜出入月色

秋虫唧唧，晚风习习
迎来词章中的张若虚。另
铺八尺宣，举斗笔
画一只小花猫，而后是一薄唇细腰的女子
而后推窗，只见那看不见的人
托着银盘
仍在长空缓缓走动。

哦，这是统一时刻的国度
把几许月色
请上各自的茶几、餐桌，请上楼宇
睡床，把后来的你
当成李杜、苏轼、柳咏絮
难为情地喝上一盅茶，一壶酒吧
给自己画长须，短髭
独坐而怀念想不到的朋友，远去的故国。

我的那个看不见的朋友，托着银盘
还在天上缓缓走动。
我的那个朋友似乎舍不得我，银盘啦有那
么一刻
几乎没有移动。
当我返身，进屋，唐宋亡，大明灭
江山幽暗虚拟的丰饶女子带着花猫近在眼
前。

桂湖暮晚

亭榭、高塔、曲廊、湖水和荷花，我们国
家的风光

越来越一样啊，但这地方坐着一个人
我们国家就有了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国家西南方的人民爱好游园、喝茶、
摆龙门阵和摸麻将
也爱饮二两小酒，指一指西天
假如月亮在天上，仿佛就有了自己的朋
党。

我们国家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孤身一人。
杨升庵种桂树
黄娥也跟着种。一棵树身上有许多棵树木
一个人属于所有人。

现在，一名诗人独坐桂湖是什么样子？我
们国家派出一个个
雀牌团队围湖而居，谁有寂寞就将谁的寂
寞煮得鼎沸
暮晚荷风，也会吹倒他孤芳自赏的酒杯。

我们国家未来会承认，一个人曾经来过这
里，拜见杨慎、泥菩萨
和罗汉，望着暮色渐渐淹没状元府第，湖
水微漾
就像青蛙一样，也有了属于新都的时光。

我们国家断断不会确认，一个地方一名诗
人走后
就再也没有诗人。好了，看暮晚天色晦暗
一个人等不来他天上的朋友，走上人世的
他途。

黄昏雨中抵达家乡

贴着低矮的麦地，暮鸟归林
河水向西
至穷处归入大江，大江向东，平日流淌无
可诉说。

年届六十，看田畴上一望无际农作物无数
次返青
归家的儿子，在暮色里
认得此处曾有二人合抱的皂角树，认得原
先的紫苜蓿地三百两纹银。

跟随小舅罟鱼的洼地，现在栽种着油菜
那曾不可逾越的巨大沟壕，如今淤塞像长
裤被剪成短裤
曾经追打红眼相拼的邻里，留下空空的屋
台。

兄弟相见，伸出远握的双手：
你双鬓斑白，我双腮干瘪
而我们的双亲仍然健在，坐在灶间张罗饭
菜。

走前走后，观看房前菜园屋后竹林
听雨声模糊，又渐次清晰：
寂静寂静，再无童年玩伴在黄昏时分，呼
唤我的乳名。

躺在小时睡过的床上，父母坐床边
问起远方，和国家大事
好像我为国为民身负重伤，又好像我历尽
磨难回到家乡。

雨声仿佛化开了一切郁结，活泼地在屋瓦
上跳来跳去——
时光远逝，又重回来：一对贫穷的乡村夫
妻，养育着一名四处跑动
天真烂漫的少年。

秋兴一首

把竹篾递过来递过去，父亲和我
扎着木槿篱笆。
木槿开着紫色花花，高过人头的，被齐齐
剪去
放在篱笆中间，用竹竿竹篾死死扎紧。

菜园子里，种了萝卜也种了莴苣
长势还算可以。田椒还剩一点力气，开小
白花
另有懒洋洋的茄苗，挂着牛卵似的茄子
深秋不懂爱情。

我和父亲，有一句没一句，说及棉梗
再隔几天就可以扯了。
又说及田里的甘蔗与苕麻，吃在嘴里穿在
身上
都得流汗费劲。这个国家不知还搞不搞共
产主义。

我们都蹲着，有时也站起……天高云淡
小风款款，仿佛没有我们一般。
仿佛只有母鸡顺风觅食，被秋风吹开屁
股，一只家犬
好不容易在家门口遇上陌生人，开腔唱几
声。

父亲和我，说及村子里三两个有名有姓的
人
埋在地头里的二狗子他爹，做过土八路
的。
三婶家的大风，喝过墨水的人，伏天喝了
杀虫眯药水
早先她扮过娘子军，与赤卫队。

辰光过得真快呀，转眼太阳西沉
水宝挑着一担红薯，水宝女人手挽提篮肩
扛镢锄跟在后头
隔一小会儿，小凤骑自行车打着铃铛出现
叫一声孝哥哥，和时敏叔。是时天色暗下
来，像一堆灰烬遮住了人间。

在蓉城想起万家宝同学

那么大年纪了，住在医院里

战战兢兢握不稳笔
字写得不好看了，我天津的同学。

我潜江的老乡，那么年轻
十来岁登台唱戏
二十几，在他的笔下遇到繁漪。

我的青春曾经电闪雷鸣，但随白云苍狗
化为乌有。惟早年同学的数封书信
尚且留有过去时代消逝的音讯。

唉，文字还是那个文字，国家早已不是
那个国家。楚蜀两地
听人家吃吃地笑啊犹如一枝荷花，眼看着
要败了而无端领受唾骂。

那么大了年纪了，活着写不出字句
犹如地球这只热锅上的黑蚂蚁：
东方大亮，似有什么带着巨大阴影，悄然
来临。

哦，我认出你的骨灰，我的万家宝同学
咱们俩有意无意
往遥远的家乡添了些东西。

在二十年代的人们中间

早年，我一穷二白，念书念到高石碑中学

一个叫董福珍的同学，喜欢叫我的名字
带给我几本文学杂志。

我们出墙报，墙报上有女生曹雪芹的诗
我羞涩地押着韵
墙报上，也出现了我的句子。

那时候，我常旁听一些演讲，用以跟上时
代步伐。

万家宝同学，在台子上粘胡子
他的戏，也快写到男女感情纠葛了，而胡
须
还没长出来。

老师们，都是日后的大师。
有的腹部柔软，一款围脖度过了隆冬
有的思想进步
用语文，秘密从事着研究。

不管怎样，更多的人盼望着恋爱
摸一摸女子的胸部
但亦有侠骨嶙峋，离黍哀郢，一眼望过
湖北一带的麦子。

而我仍是一副青蛙的丑模样，站在操场上
茫然四顾：春天就要来了
经过五十余年的活动
不要命的忧伤，缓缓上了心头。



在时间中的前进与后退

□湖北青蛙

英国当代批评理论家泰瑞·伊格尔顿在《文学原理》中曾说，欧洲大陆流行的激进思想越过英吉利海峡，通常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英国文坛上的一些批评家，犹如站在多佛尔码头上的移民局官员，虎视眈眈地察看着来自巴黎的船只卸下各种新奇时髦的思想，凡是与他们的传统批评方法大体吻合的，则友善地挥手放行；对于同船而来有爆炸性的东西，则拒之国门之外；入境者若不至冒犯中产阶级的情趣口味，则发给允许工作的证明；如发现加工处理不善者，则装进下班船退回。

这一饶有风趣、耐人寻味的说法，对汉语中国来说，则是完全不同的情状。中国是没有这样的“犹如……移民局官员”的批评家的，所有装载而来的思想，都当做宝贝、好东西放行，输入了国内。作为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落后就要挨打”、需要低头向西方学习的余绪持续甚至得以不断地强化的存在，加之欧美文化中长期浸透的一种可称为“欧美中心论”的偏见附带地进入中国并被知识精英普遍接受，

以欧美文化传统中的各种观念为准绳，用以观察和衡量我们自己的文化与汉语写作，当然地对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作出了等而下之的价值判断，我们作为“学生”日子似乎还长着哩。

正因有如此现实，我们的诗歌写作，仍然存在着浓烈的“西化”倾向氛围，更有甚者，至今持续地写着“翻译体”诗歌。我以为，我们不能始终如一地当学生，我们当有自己的创造；在全球化和即时互通的互联网时代，我们更要有自己的声音——拥有自己本民族本文化特性的诗歌写作。

米歇尔·福柯曾雄心勃勃地宣布，“在我试图把西方文化的最深层发掘出土的过程中，我要使我们的这片沉默无言、看上去纹丝不动的土地显示出它原有的罅隙，它的不稳定性，它的缺陷；而这片土地正是又一次在我们脚下震颤起来的同一片土地”。福柯不是一个烧香者，而是一个拆庙人，他将“断层”与“差异”两个概念像楔子一样打入“历史”。而我们要

做的工作，同样要解决“断层”与“差异”两个问题，但某种程度上与福柯相反：试图将在五四及其之后一系列的活动中的拆毁、推倒的庙宇或丢失、断裂的文化传统重拾在手。

仍然记得 2002 年的某个春日，我和冰马、苏省去江苏的吴江县，那里正是范成大买宅田养老的地方，一座叫“福寿”的山满是重重叠叠的坟茔，仿佛几千年来，它就一直是一块埋人的好地方。在那里，我们吹麦管，尔后又去寒山寺游赏，我突然感觉某种传统的力量在我身上苏醒：古人们通常在四句之内解决诗歌的所有问题，现代诗歌是不是也可以？在阅读中国古典典籍之时，作为读者能够充分享受到古典汉语的文辞之美，而现代诗歌写作，有没有可能使中国的诗歌口语化写作猛然转向，尽可能地让五四之后渐渐少用、甚至根本不用的古典优美文辞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诗歌当中，前承断裂传统以恢复它们的美丽和光亮？

于是自此尝试写作“四行一拍”，并断断续续地写一些带有一定量古典文辞、其中又夹杂着方言俚语的杂诗。这或许是一种后退吧……然而我接受这种认识：与欧美诗学体系相比，东方诗学中的抽象思辨不仅不逊色，诸如“神韵”、“风骨”、“意境”、“性灵”等说，甚且是西方诗学传统无法完全涵盖的美学观念，当今包含这些元素的中国诗歌写作也应如是。何况，我们以新的视野、眼界和方法论重新进入我们的文化传统，突入某些看似不允许进入的话语事件、活动与词语禁区，恢复和部分恢复历史陈迹，或者说让历史面貌重返当下，我们当前的诗歌写作就不再是看似有“根”实是无根（或者有一根西方的根）的状态，这诗歌沃土不也可以真正在我们脚下震颤起来吗？

人们常说，道在屎溺中。村言野语中当含有诗意。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常常跟

着外婆在田野上挖野菜，她对我讲过去的事情，我懵懂未开，仅对一朵又一朵大地的馈赠感兴趣。多少年过去后，她对我讲的过去的事情慢慢浮上来。死去的物质比活着的物体本身轻，它们会从记忆深处浮上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会渐渐对消逝的和即将消逝的事物感兴趣，正如秋风扫落叶，诗人对落叶感兴趣。一个人在学堂中学到普通话和著名词句，而后对他远离和忘掉的家乡俚语感兴趣。一个诗人对他人摒弃、隐蔽的人物感兴趣，在历史中重塑他的身世与情感，同时也在塑造和丰富自己的身世与情感。同时，一个诗人，也当拥有未来无穷无尽的生活，他当对未来感兴趣，他对未来世界产生遐想和虚构，并与那个时候的人们作情感交流。真正的诗人可以活在未来之中。诗人应当有一条在时间中可以自由穿梭和往来的通道，在时间中自由地前进与后退。

我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作为汉语诗歌读者，乐于接受外国诗人非我同类的作品的理性、情绪、意蕴，但对中国汉语诗歌写作者的“外化”作品普遍地感到不适。我以为这是情绪上的不认同。在中国自有文化与生活的长期熏染之下，形成的特有文化心理使人们很容易认为“外化”作品可能存在矫情、伪饰、做作、摹仿痕迹，难以得到尊崇。但反过来，我们又存在另一种情形：对汉语之外的功成名就者无以复加地推崇，对母语诗歌写作者妄自菲薄。

我以为，中国现代诗经过百年嬗变，尤其是近三十年的诗歌发展，中国诗人确确实实当有和已经有了自己独到的创作，中国诗歌写作未来可期。中国诗人在世界范围内汲取营养，致力于本土历史与文化的重塑，将可能提供各种各样新的方法，一旦用诸诗歌作品就能产生迄今为止未知的诗意，并产生本土最具独创性和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和诗歌作品。 [2]

名家新作

MING JIA XIN ZUO

017 季节没有来临(组诗) / 黄亚洲

